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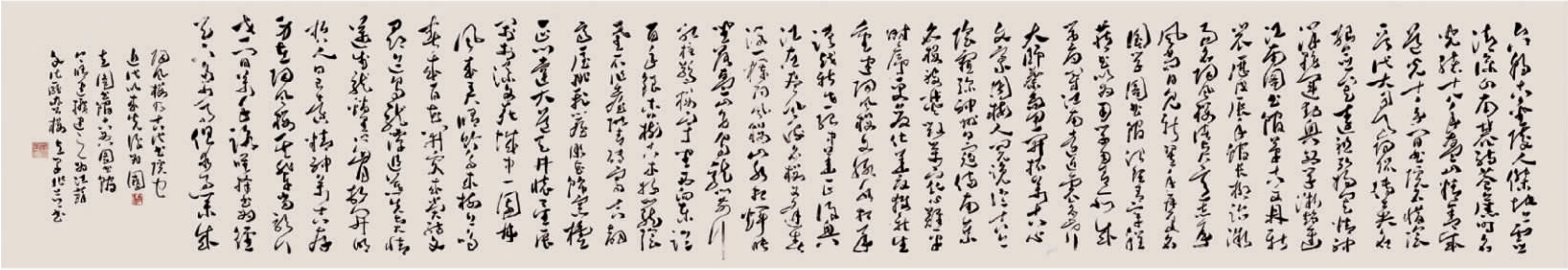


章剑华，笔名立早，1957年10月生，江苏宜兴人，文学博士。现任江苏省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，兼任江苏省书法院院长，曾任江苏广电总台台长，江苏省文化厅厅长等职。江苏省委、省政府曾为章剑华记一等功。

现为国家一级艺术监督，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，南京大学、东南大学、南京师范大学教授，博士生导师。先后出版《点线思维》、《心回笔耕》、《新媒体时代的探索》、《想法》、《文化时空》、《承载》、《墨语》等个人专著七部，其中长篇纪实文学《承载》在海内外引起热烈反响，广受好评。曾担任第十次全国运动会开幕式和第31届世界戏剧节开幕式等大型文艺表演总策划。《章剑华新浪微博》入选“中国十大官员微博”排行榜。

章剑华长期从事书法理论研究和书法创作实践。书法论文多次在全国权威书法杂志刊登。书法创作从上古入门，从“二王”入手，研习“三希帖”，苦临“兰亭序”，熟书“千字文”，既在孙过庭、赵孟頫、文徵明、董其昌一路循序渐近，又在米芾、黄庭坚、苏轼的路上赏奇拾异，于是，豁然开朗，溯草书之源头，下功夫于“急就章”，又直奔今草，以于右任“标准草书”为新起点，将章草与今草相结合，独辟蹊径，自成面貌：古意与文气共存，出处与出新并重，圆润与方笔融合，线条与造型一体。章剑华书法作品的另一个特点是，把文学创作与书法创作结合起来，书写内容以自作诗文为主，被书界誉为“新文人书法”和“新篇章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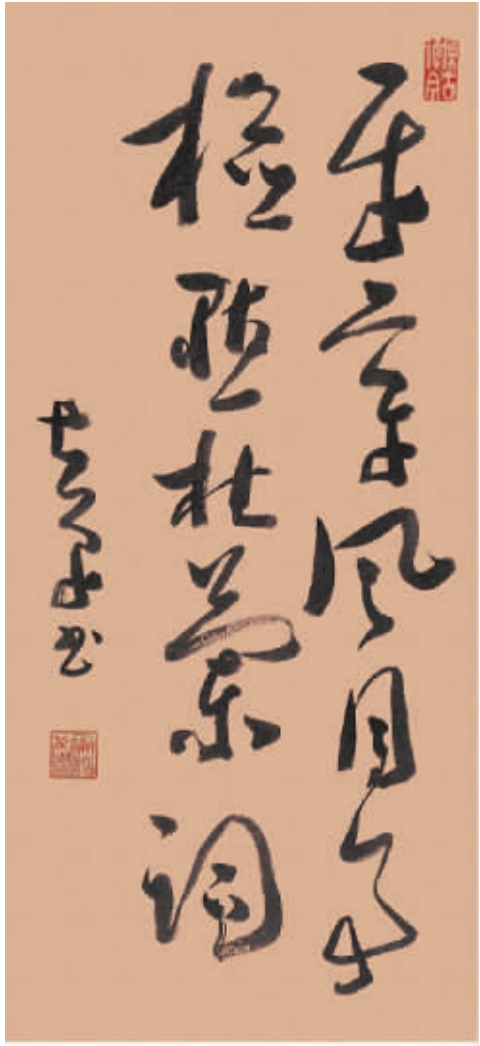
章剑华个人文化网站
http://www.lizao.org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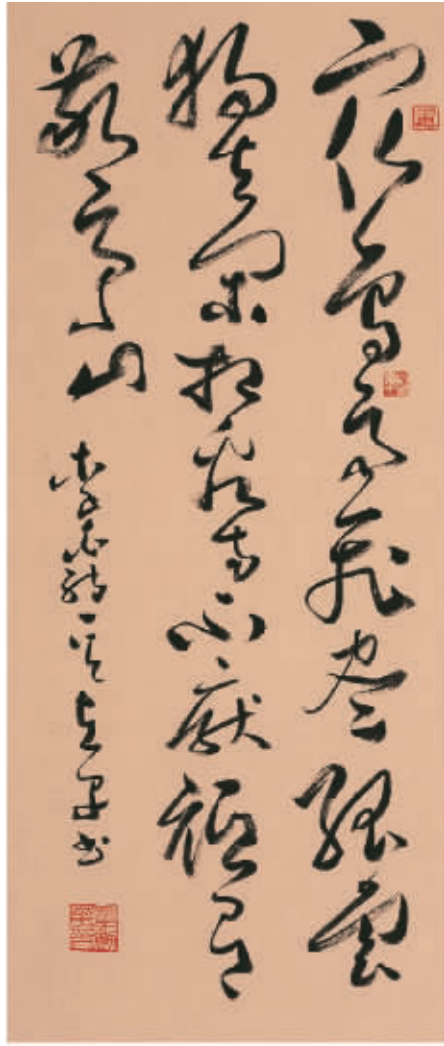
自作诗《陶风楼记》

站得高潜得深——为章剑华书论书法作品集《墨语》而序

□余秋雨



《平章》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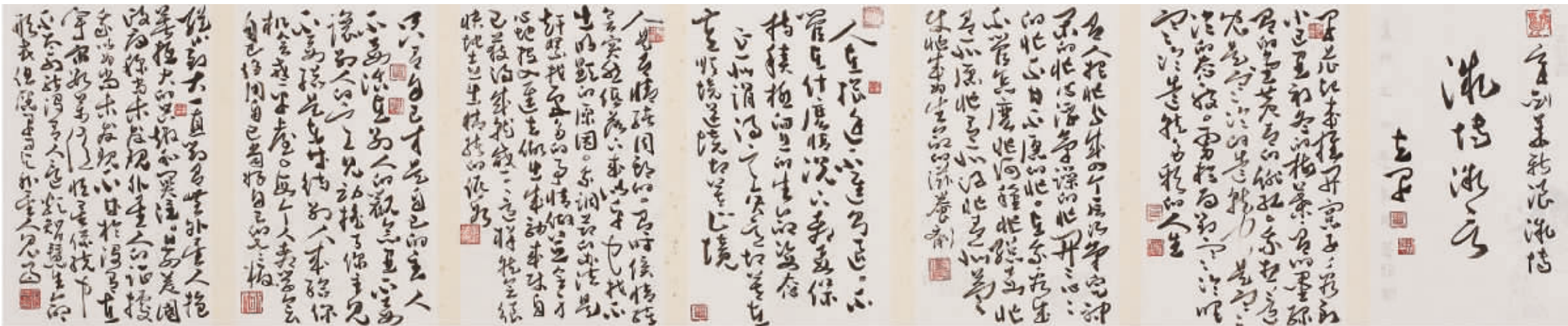
《众鸟》



《急就章(部分)》



《思怀》



《微博微言》

文化需要宏观，却生怕空泛；文化讲究精致，却生怕琐碎。遗憾的是，当代文化思维，大多陷于空泛和琐碎两极。不少人还在两极之间频频转换，一会儿大言宇宙洪荒，一会儿痴迷雕虫小技，独独缺少正常的目光、理解的阐释。空泛之害，使文化脱离大地；琐碎之害，使文化失去魂魄。这两种毛病发生在历史转型期，很能理解，却需要引起注意。

文化上的弊端，仅仅靠批判并不能阻止，只有等待正面范例的引导，才能逐步解决问题。正是在这种等待中，我读到了章剑华先生论书的一系列文章，颇为兴奋。

章剑华先生与历来多数书法理论家不同，他不是就书法论书法，而是去把书法放在一个现代宏观的文化架构来思考它的命运。他心中的文化架构不是一种静态的背景性存在，而是一个动态的生命过程。文化变成了一种气势浩大的生活逻辑，书法只是其中一脉支流，这就使全部论述具有了雄辩的高位，而很多在实践中探寻和固守的书法实践家，往往正是缺少这种高位。

正是在这个高位上，章剑华先生在列数古今有关书法的各种定义后自己立了一个定义。他的定义只有二十五个字：书法是用毛笔对汉字进行造型处理的一门独特的艺术形式。这个定义看似平常，但只要对比了其他定义就可发现，它大胆舍弃了最常见的“书写”的概念，代之以“笔墨造型”的提法，又强调了“艺术形式”，使书法在疏离实用性书写功能后的生存趋势，获得了自由度很高的审美定位。同时，这个定义又小心翼翼地避开了“情感”、“性灵”、“反映”等等非必需性成分，使文化逻辑显得更为干净质朴。能做到这样，只能是宏观思维的成果。

另一方面，宏观思维并没有让他凌虚蹈空。他始终保持着对书法艺术的深挚领悟、精细感觉，并以这种领悟和感觉来控制全部理论走向。照理，他既然在宏观上支持创新，那就很容易让理论变成一种单向鼓励，至少也会对已经发生的“创新书法”和“现代书法”进行包容式的“纯客观”介绍。然而，他并不是这样。他虽然也鼓励了，也介绍了，却绝不掩饰自己的感觉。例如，他在介绍20世纪80年代的“现代书法”时，明确批评这种书法“对汉字进行粗暴的夸张和变形”，“创作者受某些功利目的驱使不能心态平静，导致书法作品人文精神含量降低，出现‘不到位’的创作浮躁现象”。这种现象，有目共睹；但这种解释，却难能可贵。

总之，对于书法，他站得很高，又潜得很深。这样一来，他对中国文化整体走向的思考，也就有了一口实验性的“矿井”。对于一个文化思考者来说，有没有这样的“矿井”至关重要。有了这样的“矿井”，就能探知我们脚下的地质构造、资源蕴藏、水源走向、危险所

在，也就是说，从一个口道探知到大地

的诸多秘密。如果没有，那就只能流于猜想和空论了。众所周知，在中国当代，这种没有“矿井”的文化学者还是不少。歌德说，理论总是灰色的，而生活之树常青。一个宏观理论家如果能够从大地深处汲取水源、获得矿藏，他的理论也就有了避免灰色的可能。我后来有机会读到章剑华先生论述其他文化课题的文章，又看到了他自己的书法作品，更清楚了他的这种两相滋润的健康结构。他论述其他文化课题时视野开阔，方位独特，语气果断而诚恳，几乎不会绕在复杂的概念圈里让人纳闷，这就让人想到他自己毕竟是一个“艺术中人”，不必用理论迷雾来掩盖自己对艺术的隔阂。他的书法作品，由二王、孙过庭到于右任，取的是既有历史等级又有笔墨生命一途。既然他长年累月地一笔笔去写了，因此宏观也就有了支撑。

我本人对中国书法的走向也关注多年，不少看法与章剑华先生近似。我的整体文化观念和书法实践又与他不尽相同，这更增加了我与他的心灵对话的乐趣。与章剑华先生相比，我对艺术文化发展前途的看法可能更加随意，更没加谱，更不学术。我觉得艺术文化的高层次推进完全取决于天才个人的出现，而这种天才个人的出现却带有极大的偶然性。中国文化的重大使命是尽早发现他们、保护他们，使他们免受伤害，或免于在追捧中沦于一般。至于他们会开辟出一个什么时代，则很难预计。

我这样说，并不是看轻艺术理论。虽然我个人早已告别艺术理论，却知道它存在的意义。艺术理论对于已经发生的历史现象，要进行清理、考问、评判，使之优劣有界、良莠可分。这对于一代代艺术新手而言，至关重要，对于其他读者艺术素养的提高也有很大的帮助。艺术理论对于刚刚发生或将要发生的创作活动，也会作出某种判断和预计，如果判断和预计有争议，那就展开讨论，这对艺术家和读者，都有好处。理论家不是法官，不是家长，他们的任务也不是吹捧谁、否定谁，而是在滔滔语流中逐步形成一种社会关注的气氛，适合文化艺术的滋生、普及和发展。在这方面，章剑华先生以自己的努力提供了范例。更何况，章剑华先生与我不同，是一个职位很高的文化管理者，因此更需要用理论方式进行思和阐释，建立起一种具有说服力的“公众文本”，让大家明白他的意图，取得某种社会共识。

最后要顺便说一句，《墨语》，真是一个好书名。既简洁又典雅。是在谈墨，还是墨自己在谈？都可以。笔墨有自己的生命力，通过一个个书写者发出声音。书写者首先是谛听者，听听在墨池笔端某些轻柔却又无可置疑的指令。然后，才是表述着。